

詩 集

途 中

蕭 野 著

詩



著 者：

途 中

蕭 野 著

桂林白虹書店總經售

目 次

第 一 輯

高窗下之歌	1
江上風雨	4
楓葉	7
江船上	12
無題	14
晨風	18

第 二 輯

途中	18
一：我像百靈鳥	
二：山道	
三：公路	
四：汽車把我們聯在一起	
五：險阻	
六：有許多折回去了	
七：我看見	
八：汽車停下	

九：汽車又開了

十：暴風雨

十一：山洪

十二：步路

第三輯

魯迅先生！你笑着吧..... 54

悼農民作家——蕭紫..... 55

早晨的村野..... 56

揮對這些田地不愛戀..... 57

除夕..... 50

第二輯

夜記..... 58

第一輯

高窗下之歌

我住在僻壤的山村，
我像犯了甚麼罪惡，
每天守着潮濕而又幽暗的廂房，
只有一口細小而又塵封的高窗！
我望不見窗外綠了的樹呀！
我望不見碧綠而漲滿了春水的武江！
也望不見紫藍色淡淡的山！
我無言地
站在高窗的黑簷下，
呆對窗口白紫的雲
自由而悠遠的飄過了藍天；
我又呆看着黃鸝在窗口飛翔，
候尾光的一閃
也不見了！
只剩下幾聲清脆而又快樂的歌唱。

我懶便窗口的蛛網，
黑黑的蜘蛛

在吮吸着被俘的騎兵的血液……

山村之夜是 長啊！

我不能像村 的早晨，

我對着一盞搖動而發黃的窗油燈

默默地讀着索蒙托夫的詩篇……

有時我又被同樣的痛苦所攪亂：

我想起了

在前線，

在敵後

的戰友

有的繼續在苦鬥，

有的已經光榮的死亡！

我又想起了被稱為

「教育史上奇跡」的事

橫遭迫害而消歿！

我正像被壓迫而退出了戰場的戰士，

也像被奪去了土地的農民；

我不洒淚水，

我要像退下來的傷兵



「我對着一盞跳動而發黃的萊迪燈，
我默默的讀着萊蒙托夫的詩篇；
那時我又被回憶的痛苦所擾亂。」

要休養，
要儲蓄力量；
等待着時機，
拿着槍，
騎着馬，
再上戰場……

我的同胞
有時被夜深的村犬吠聲打斷，
田野的蛙聲，
山林的貓頭鷹……
在夜色深沉中鳴叫……
幾

已經是十二點啦，
可是我怎麼能夠入睡呢？

一九四一，六，二十五。

江 上 風 雨

風掀着一串浪花

迷漫了岸上的碎石路，

風扯碎太陽的金襖，

笨拙地

縫補上層層的雲霧；

被掀起的江上紫色的波瀾，

打擊着洪彩的石灘……

灘上的白鴨

忙亂的逃竄。

烏黑而又陰沉的天衣，

漏下了閃光，

撲面着赤雷……

雨，

淅淅的雨，

急驟的雨，

交織着塵埃的雨啊！
纖細的織就了江上的針衣；

江面飄蕩的船隻

像怕針刺般的披了破襪，
一些是停泊了，
一些是擺淺着的……………
像剛架起要漲着
越下越迷濛的江上，
我看見一隻獨來的小舟，
沉着而又堅毅的運着急流……………
一個皮薄雲堆般黑，
強壯而又年青的工人，
爲追撈着遺失的東西，
正像海燕般驕傲而又信念的
在颶風雨的奔流中游弋追求，
風刮着他！
雨打着他！
浪沖着他！
他笑，

他伸臂將勝
像迎接陽光。

我從迷濛的江西
模糊而又清晰的看到青山的那邊
是一抹金黃的太陽，
那里充滿着綠色的光燭……………

一九四一，五，廿二，於風雨中。

風 暴

我們住着小小的木房，

剛打掃過屋角的蛛網，

木壁的縫隙

透進一縷一縷

黯淡的光；

風暴

從峻峭的山谷向我們直撲！

我們的窗扉就緊閉着，

可是怒號的風啊！

它鑽進了木壁的縫隙，

它敲打著紙糊的窗櫺，

它爬進了供窗的破口……………

我們沒有溫柔的棉被，

我們只有極薄的舊衣，

寒冷襲襲着我們，

手和足都凍得石硬了，

可是我們有一顆熱的心在跳動！

好狂暴的風啊！

天地在震撼了，

樹林在咆哮了，

寒冷不能征服我們，

我用力把窗打開，

讓我們和寒冷戰鬥吧！

看呀！

黑茫茫的天，

蒼鷹在高傲的飛翔，

墨黑的靈魂在頑固的流連

雨不是快要下了嗎？

一九四〇，十二，十三，於桂林風雨夜。

江 灘 上

雨雨漲漲了江水，
在初晴如煙的朝露下，
江濤滾滾地退，
退……

一隻破舊的小舟，
靜靜地
橫臥在綠柳般的亂草叢中的江灘，
被晨霧模糊了的一個人影
彷彿手扶一根粗短的竹杖，
踟躕在睡著的江灘，
爬上睡著的小舟的黃土。

模糊的人影呀！
你是不是趁着雨後的晨曦 披風迎露
來欣賞江上景物的清麗？ 對峙不滅的巖石
抑或是趁江潮的急退
來靜聽浪濤的高歌？
抑或是趁江上的晨風

來呼吸清鮮的空氣？

你是不是討厭那鬱悶的煙雨？

你是不是長夜失眠的旅人？

你是不是久入重獄的囚徒？

經不起長期的禁固

而偷偷地逃出來？

朝霧遮斷我的視角啊！

我靜靜地站在揭開的窗口；

朝霧漸漸地淡薄了，

我的視角漸漸的透明了，

人影也漸漸的清晰了，

那是穿唐溫了色的草蓆的武裝；

那是因了足痛的麻腫而扶了拐杖，

他俯下黃腫的臉，

乾裂的手

扯開了一條破爛的軍毯，



「那是穿着鐵丁色的草蓆或裝，
那是因了足部的痠痛而扶了拐杖。」

脫下一雙生滿的草鞋，
因難而小心地
由一條幽靈的舊線，
笨重地
倒入睡着的小舟的懷里，
小舟該醒了把？
身段輕輕地動彈。

我想到他的退了色的破爛軍裝，
曾被敵人炸過了子彈，
斑斑的血跡，
沙場的酸汗，
沒一身烽火，
而今
又添上一層叫化子的油膩
和一條異國的傷腳……

你扶著竹杖的手呀！
不是拿過計算敵人的槍桿嗎？
你穿破了滿的草鞋呀！

不是涉過千山萬水，

踏過弟兄們的車

踏過敵人的車

踏過血和火的鞋跡？

今天

誰也不給你換一雙新的！

你是不是被什麼所苦惱？

忽然

像有所感應的爬蟲，

偷偷地

把破爛的草鞋捆在腰間，

油膩的衣衫脫下了，

重又蹣跚地走到換水溝，

困憊而又痛苦的緩緩蹲下，

用污濁的江水

洗滌着血汗，灰塵和油膩……

你還污濁的江水呀！

怎贏得清涼光榮和無辜混合的印痕？

你又投入破舊的小舟的懷中，
重把破爛的軍毯蓋上，
你是不是重做着戰場的夢？

殘雲消失在初起的朝陽，
朝陽蓋上了江灘
朝陽蓋上了你的身上……

一九四一，八，三十一，黑雲於海水之濱

無 題

最可憐的是聾子
和瞎了眼睛的人，
所以，能够說話的人諦聽吧！
有眼睛的人觀察吧！

最精告的是殘巴
和折斷了腿的人，
所以，能够呼吸的時候吧！
能够走路的人奔跑吧！

一九四二、一、十八、深夜

晨 風

五月

春的甜爽的晨風，
用着纖嫩而又溫柔的手指
撫摸着靜靜的澱水，
江面笑開了誘惑的波汶，
它無需吝的用母愛的溫存，
撫摸着汲水的蒲婦，
撫摸着築路的工人，
撫摸着笨重的吹壁着，
撫摸着在這清晨勞動着的一切人們……………
它展開纖細的手指
彈奏着一排綠色的按樹的豎琴，
唱一曲輕微清純的「清晨勞動之歌」……………

一九四一，五，

第二輯

途 中

一：我像百靈鳥

我走出來了，

我掙脫了母巢深處的羈絆，

我像百靈鳥

逃出了家的夾籠，

我要往浩蕩無垠遼闊之上

自由的飛翔！

盡情的歌唱，

籠中雖然有稻 有肉 也有水.....

可是

稻呀 沒有田野裏的香，

肉呀 沒有山嶺間的醇，

水呀 沒有泉澗中的清響.....

我振奮勁性的翅膀

朝着崇高的理想

我要不斷的飛翔.....

二：山 道

天氣驟然悶熱，
可是一絲絲的微風
使我的腳膝有點夾涼，
濃綠的田野，
錯落的村舍，
劃兩在兩旁的兇惡的山崖
白雲像雪亮的羊羣斷續的爬過了峯巒……………
我懷著地走着這蜿蜒的山道，
風雨飄飄，
荊棘叢生，
兀突的山巖
犬牙交錯
包圍着這細小的山道，
崎嶇曲折的山道啊！
我謹慎而又忍痛地舉重我的步伐
穿過了你險阻的胸臆，
我的足有時被石尖和荊棘刺破，
血珠像黃藤校的鮮紅，

可是我愛你啊——山道，
因為你是許多人的腳跡回來的；

於是——

我興奮，

我的心啊——

是一個夏天的太陽，

血在頻瀾的激流，

汗水滿身黃豆的滾落……

在我的前面

是一頂前導遲慢的小轎，

給我堅實的步伐經過了；

樞夫被駝人的重量壓得彎彎，

一步一鬆踏踏……

坦露的赤臂

在火熱的太陽下

蒸着閃亮的油汗。

我聽到山林間悠長的山歌

多麼沉鬱而又何氣無力地吟唱啊！

這是嚴肅而又神聖的勞動之歌嗎？

三：公 路

走着我不斷的走着……………

我走過了黃血的黃土山道，

前面就是新望殷切的公路了，

那是多麼光澤而又平坦，

雖然你的臉龐也是黃黑而又憔悴，

你的兩旁依然是巨鷹般的山巖；

但是你那雄糾糾地

在太陽光下那偉大的身段啊——

多麼挺拔！

我舉着走破了底的草鞋

親切地吻上你的臉頰，

我透著氣

我兩腮發熱的胸誌，

我凝視你那粗獷的

枯黃的身段啊！

使我想起了生產你的母親，

她跳著血，

她滴著汗，

她在飢寒中羅織你啊！

你總長的伸張着！

你輕捷的伸張着！

你雄偉的伸張着！

你堅強的伸張着啊！

從南方到中原，

從中原又通到北方——

你是大地的血管

不讓敵人把你看斷，

人們靠着你看——

達到理想的彼方。

四：汽車把我們聯在一起

感謝你啊，

苦難中誕生的公路！

因為我追求理想的熱切，

因為我急切要趕到北方，

路途還多麼遙遠啊！

又是這麼崎嶇的困難；

前面就是車站，
紅色的人羣已圍在那裏等車了；
理想不同的人們啊！
疲倦地 匆忙地 熱衷地 莊嚴地……
來自地方不同的人們啊！
形形式式都匯在一起，
有的是草綠或藍齊整的軍官，
領口的三角星和銀綬一道閃出燦爛的光芒；
摩登的女郎穿桃色的旗袍
撩矯地梳着時髦的髮髻，
豔笑夾雜着茄香滿四方；
有的是香艷常裝的漂亮高商，
吐蛇着搖擺的腳夫
忙亂的搬運着貨物
彷彿是牧人在驅趕羣羊！
還有一些年青的學生，
一面在吃煮番魚和玉蜀黍
一面在得瀟洋洋的歌唱……
他們有的要到貴州，
也有的要到開縣……

是的，

他們要在公路的途中下來的。

忽然汽笛「呼嗙………」的響，

雜色的人羣啊，

湧湧地四散而油臭的車廂來了，

我們都擁擠在一起，

站在一起，

坐在一起，

汽車把我們壓在一起啊！

汽車慢慢地

翻過公路的頂層

向前駛行了，

「隆隆」的駛行了，

它揚起路上的灰塵還快的駛行了，

把雜色的人，

把不同的希望

帶向前方………

五：險阻

大地好像起了痙攣，
汽車是匹受傷的巨獸
瘋狂地在陡峭而又蜿蜒的公路裡跳
車廂是烈火上的鐵板，
人們是罐頭中的米粒；
女郎哭泣了，
軍官瑟瑟了，
富商嘔吐了，
我的屁股也覺得發痛了，
我的手緊緊地攀着車窗的邊框，
急視着險阻的羣山，
急視着暗綠的萬丈深淵，
瀑布像燒熱在狂嘩，
遠遠地三合土的虹橋
從此岸接過彼岸，
車料然的過去了，
可是前面啊！
是一個插入青天的懸崖！
公路是一架直通青天的滑梯，
汽車痛苦地在呻吟，

像一位受傷的戰士
匍匐地在岩石爬移，
高峰越去了，
汽車是向下直瀉……
人心也從峭壁直瀉到崖尖；
坑下有一部汽車的殘骸，
險惡那兒喪了許多汽車和生命。

六：有許多折回去了

路是險峻而狹窄的，
但總需耐心的走啊……
有的在這險峻的路上橫往
有的却在道路上安然的奔馳；
照樣的 有許多折回去了，
他們怕困難，
他們怕犧牲……

：我看見

我看見憂苦的農夫，
我看見疲憊的工人……
他們爲了生活



「路是險峻而漫長的，
但總要耐心的走啊……」

走上人跡罕少的崎嶇山道，

我又看見一些赤足的

穿著草鞋軍裝的鄉兵

寂寞而又凄苦的在徐行，

我又看見，

我又看見啊！

在公路兩旁的病死的餓死的傷兵

頭屍黃在荒山守着孤零！

八：汽車停下了

火球的太陽下山了，

公路上更顯出陰險，

黑夜漫漫地蓋伏着……

汽車在小沙漠上停下了；

無色的人羣

各自伸一伸麻木的腿腳，

摩登的女郎被威嚴的軍官拖出來了，！

像半死屍被扶入旅館裏面了！……

滿腔的富血也蹣跚的走進了食館，

所有的人都像水沙般的走下車，
只剩下我守着寂寞的汽車。

食肆靜靜了，
老闆們興奮了，
女招待們嬌媚的陪著笑臉；
熱氣郁裡的抽地機，又繼續的抽地機，
高枝美酒
蒸騰著醉人的香味，
飲！
笑……
旅途的勞頓忘掉了，
他們盡情的淫樂……

夜更黑了
只有北方的天邊
閃爍著幾顆殘喘的星星，
車廂是悶熱而漆黑啊！
草原的饑蚊在「嗡嗡……」的飛舞，
我家債地

圓着閃爍的助手
睡在壓夢的枕堆上，
我遙聞着男女的哭聲，
是沉靜地
可是多麼淫蕩啊！

九：汽車又開了

東方昇起了血紅的朝陽，
公路又清晰的神展在前面
軍官 女郎 富商……………
睡眼惺忪，
頭髮繞燕子巢般的蓬鬆，
衣邊貼上滾有揮乾淨的顆粒，
笨重而匆促地
被司機揀上車了，
於是
汽車開始在閃閃發金的公路上駛走。

十：暴風雨

一聲平穩
一聲驚濤！

我們依然在這艱辛的公路播弄；
太陽被墨黑的雲遮蓋住了，
沒有一絲風
悶熱快要爆烈了胸膛！
轟隆隆巨炮在轟擊山嶺，
山雨急來了！
公路迷濛了！
汽車也停止了！
車窗張着口，
沒法把他掩關，
雨從車窗竄進來！
雨從車頂漏進了！
風刮着司機的臉！
風刮着車廂裏的人啊！
軍官的草綠軍裝，
女郎的桃色襯裙，
富商的香艷服裝，
都淋濕了，
我軍樣的灰衫也淋濕了，
貨物和行李都淋濕了，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第一聯隊

第二聯隊

第三聯隊

第四聯隊

第五聯隊

第六聯隊

司機也淋透了，
瘋狂的暴風雨呀！
你帶來了寒冷，
你夏天裏的冬天啊！

十一：山洪

雨停，
我們的汽車依然前進……………
可是車輪已沒入橙黃的泥濘，
像猛獸擒住了四足
車在悲苦的呻吟，
它用力向前駛，
却又用力的往後退，
總而只有餘了一灘
半灘車輪已沒入泥濘中；

司機叫來了帶着繩子的工人，
也叫來了帶着鋤頭的農人，
他們圍繞着汽車的後面
咆哮地把汽車拖進……

於此

汽車轉進了泥濘
浸吞谷地又在前進

路

災難的路啊！
又被橫暴的山洪衝斷了，
木橋也沖斷了，
疲憊的車也不得不休息了，
有錢的人們向山莊去投宿，
寒傷的我
依然守着陰黑而又潮濕的車廂。

十二：修路

農民與工人，
在早春的公路上
環繞着沖斷了的公路：
架起了沖斷了的木橋，
你們是大地的醫生啊！
你們在縫補公路的傷痕，

你們在接來公路的音信，
你們爲人類服務的精神，
真使我感動！

朝陽多麼美麗啊，
溫柔地照著他們臉上的汗珠，
鐵錘和鋤頭
在紅色的陽光中發亮，
你們是公路的母親呀！

我爲了追求理想的光明，
我爲了走完這一段險惡的路程，
我爲了迅速地趕到遙遠的北方，
於是
我崇敬地詢問了工人和農民：

「……路甚麼時候才修好？」

「……大約是大後天的早晨……」

他們給畫出一條途徑：

「……穿過山腰的小道，

搭了一輛駱駝

就可到達前面的另一個車站，
這樣的時間和路程就可以縮短。

在這崎嶇而遙遠的旅途中，
我再也不會等候誰了，
我照著他們給我的路線，
我睜開灼熱的眼睛啊！
望著路的前面，
我開始步行，
我加速的步行了……………

一九四〇、十一、二十三、於風雨如晦的寒夜，翌晨復見。

十二、六、於深夜中夢見。

第三輯

魯迅先生！你笑着吧？

魯迅先生，

你這顆文學巨星的殞落，

已經三年了！

在這灰暗的三年中，

祖國像秋天裏的浮雲，

從苟且偷生裏面掙扎，復甦，新生……

魯迅先生！你笑着吧？

阿Q的「精神勝利」

要在民族解放的烽火中檢點。

我們再也不「彷徨」了，

我們在擁擠你為手鐲而「吶喊」，

讓世界被壓迫的奴隸

吹一股猛烈地

為真理而革命的「熱風」，

把起著鹹淡的一池死水

攪成紅浪滔天的風濤！

魯迅先生！你笑着吧！

「文人相輕」

誰敢人替我們「毀滅」，

在偉大時代的熔爐裏

我們要煉成一團鋼鐵；

我們的筆尖也已變成了鎗尖，

我們掃蕩了漢奸和托洛茨基，

我們掃蕩了日寇法西斯蒂，

雖然還沒有文藝範疇的奇蹟，

但——你看——野花開遍了大地。

魯迅先生！你笑着吧！

你真是世界的一雙慧眼，

你看透了舊社會將死亡，

你看透了托洛茨基轉向牛角尖，

你認清了光明的方向；

現在——事實已展開在面前，

你看——砲火中新中國的笑臉，

你看——你的名字

已在每個戰士的腦海發亮，

這發亮的的光芒啊！

照耀到無邊……

魯迅先生！你笑麼？

我們現在正學習你

「打落水狗」的精神，

日寇法西斯蒂，

托洛斯基

和汪精衛的漢奸們

現在都被我們打落水去了，

可是還沒有把他們打死，

瘋狂的咬著我們

和隕陷了我們一身污泥！

我們一定要本著你的精神

把他們打個澈底。

魯迅先生！你笑麼？

文學不是智識份子所獨佔，

現在正從都市流到鄉村……

從「學者」「有聞」流到工人農人

和在沙場浴血的姊妹兄弟。
我們面向着血肉的現實，
把性命去換取偉大的史詩！
我們張開了喇叭的喉嚨，
把萬千的大眾結成堅強的鋼鐵！
突破暴敵的包圍，
徹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魯迅先生，
我們納導師尚！
你離開我們已三年了，
你在萬國公墓好好的安眠吧！
你治學的嚴謹，
你鬥爭的精神，

.....
光輝萬丈的永遠會照耀着世間，
你的名字永遠閃耀在青年的心坎，
在民族解放時
你燭光芒將更燦爛，
你君——在滿地的烽烟中

已燃燒着勝利的紅光。

魯迅先生！你笑着吧！

一九三九、九、十五，於敵機轟炸下。

悼農民作家——葉紫

自抗戰開始，

葉紫的文章

我沒有看見，

葉紫的消息

沒有人提起，

這真是一個不解的謎。

今天

「救亡日報」來到這裏，

「悼作家葉紫」

這五個驚人的中號字，

直跳入我的眼簾，

我半信半疑，

怎麼你死得這麼早呢？

我以為你在火線上戰死，

原來你在湖南益陽

龍溪的故鄉病死！

你怎麼犯了肺病呢！

弄惡的惡手

把你關入黯無天日的地獄，

殘酷的刑罰——

辣椒的水，

一點一滴

灌入你的口腔和鼻裏！

從此

辣椒的水

咬碎你的肺！

嚼碎你健康的骨髓，

痼疾又幫助來侵襲，

貧病的出竈

繩索的絞車，

就這麼在十月五日

下午七時逝世！

中國的農民作家——

葉紫，

當你病倒在上海醫院，
那時
你聽到魯迅的慘死，
你寫了一首血淚凝成的悼詩，
現在
只有短短的差不多三年，
你已經被別人寫了悼詩。

你的哥哥和姊姊
在大革命的時期
一起被殺了頭，
叔父亡命在異地，
家庭還不能接寡母；

你曾是一個學徒，
你曾是學校的學生，
你曾當過警察，
你也當過小兵，
失業
流浪

使你成了一個難民，
然而你不曾向異理以外的現實低頭，
勇敢 堅強
你有追慕人類純潔的性情，
與黑夜
與冰冷
作過無情的鬥爭

你的創作
有轟動一時著「豐收」，
接着有一部光芒的「晨」
直到你在故鄉養病，
病榻的旁邊
放著一疊稿紙
和一桿筆，
計劃三十萬言的長篇小說——
「太陽從西邊出來」
還沒有完成，
你就長別了妻兒
遺下了孤孫的家庭，

你的一生
是一幕悲劇的排演！

呵！
中國的農民作著——
禁禁！

「苦海」

「淚谷」
你過著這悲慘的人生，
你不能看到抗戰將要贏來的勝利，
你不能完成時代給你的史詩，
為什麼社會這樣對你壓折？

呵！
禁禁
你安眠吧！

一九三九，十二月，午夜

早晨的村野

黃村裏

雞聲陣陣啼，

叫破了黑夜，

喊來了晨鷺。

「田裏沒有水，

唉！還不快起身，

晚稻黃了，

快到秋冬耕（註一）

免吃舊糞便，

可吃新冬米，（註二）

可添新棉衣。」

媽媽笑蹣蹣，

孩子笑嘻嘻；

爸爸叫兒在東廂。

東山邊

太陽慢慢昇起，

秋村疏落，

野烟迷離，
給光明漸漸吞蝕；
晨風淒淒的吹過，
揚起黃金的塵瀟，
大大的稻穗
枝枝向低垂，
簫瑟瑟颯笑微熾，
孩子把車擱落水。

「喂！快把車架來打撈，

車水！

車水！

容俺們收起，

搥了個揸衣，

叫俺前線好兄弟

多殺幾個日本鬼；

喂！車水

車水！」

一九三九、十一、九。於潮汕

註一：秋冬期，割稻季候。

註二：新冬米，冬季新米。



「喂！車水！

車水！」

誰對這些田地不愛戀

太陽晒得暖黃黃，
圍着溫柔的霧
吻着汪洋的稻浪，
誰說這個世界不是黃金的？
誰對這些田地不愛戀？

農夫挑着簍筐和拌斗，（註一）
農婦拿着鐮刀
拉着孩子走，
一面走
一面孩子
弄小狗，
小狗穿過稻浪，
那時一條白狗
向他吼，
頑皮的弟兄在胡鬧，
大大小小
驚飛鴨

在村裏被誘到田都：

他再也解放了！

在自由的稻田裏

「吱吱……隆隆……

無邊的稻浪汪洋，

掠過和平的微風，

明上金黃的太陽，

農夫摩着腰

在揮汗收割，

水牛走過

偷吃了一口，

老婦尖聲叱：

「新穀！（能二）

你這樣大膽，

還不快走！」

阻力往牠的鼻子一抓，

鳥蹄

掠過牠們的頭頂

「嘎嘎……嘎嘎……」



誰說這個世界不是資金的？

誰對這些田地不愛惜？

一束稻
一下鐮刀，
稻束一下掉
金粒紛紛落……
稻落汗也落，
永恒的勞動呀！
一年一年的過，
爲了出括
痛苦寄託在稻籬，
現在稻望結穗，
肚子暫時免挨餓，
蓑衣有法脫，
稻場
村舍
唱野歌。

太陽晒得暖黃黃，
用唇嚙柔潤嘴
吻着蒼蒼綠綠與金光，
誰說這個世界不是黃金的？

誰對這些田地不愛惜？

麥子一片兩片隨風飄，

嚴冬快要到來了，

原野這麼蕭條，

農夫忙碌

忙著冬耕

彎著腰，

一連工作

一連笑

一連笑來

一連道：

「俺的田地少，

人多米少容易完，

日本鬼子打走俺的糧油，

香米沒有來，

米少易成災，

快將黑土來壓埋，

多種小麥和雜菜……」

農夫張著麥穗放落地，

農婦拿著菜苗往土窖，

在這遙遙遠的村邊

路黃土道上

女兒挑著點心

飄飄來……

註一：蚌斗，農人收割用具；木製，桶狀。有缺口可打

註二：新韻，潮汕婦女罵人土話；即斷韻的意思。

除 夕

一年的生活，
不是漂泊
就是飢餓！
但這是往下沉的腳底，
傾軋一天一天多，
我喝不過一口酒，
我吃不盡苦楚；
不是在外賣力，
就是在田野耕作；（註）
老牛老早已無從不起，
現在又養不起犏和馬，
稻穀收過，
米
就賣到三錢七！
餓極的米
我們沒有蒸粉蒸黃，
饑苦暫時來代替；
表裡都天寒地凍地：

「今天過年

家裏沒有一粒米，

孩子向著人家要東西；

債主一天十次來催債錢，

男人躲了幾天

不願釋了一口氣；

這真要把我們逼死！」

天已漸漸昏暗，

冷風刮着大地。

往年

喜紅的春聯

燦笑的鞭炮，

今天

空中掠過了烏鴉，

晚上

隱隱的炮聲來慶祝新年！

我乾澀的眼眶

掛上兩條悲憤的淚！

難道我們沒有新年……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石牛嶺山嶺

註：程作，廣東潮汕土話，即真存。

後 記

抗日戰爭的途中是崎嶇而困難的，中國抗戰的道路也同樣的有障礙，有險阻，而且是漫長的！照我這帶貧血而又缺乏營養的族人，隔在這路上的啓點開始遠行，那困難一定更多；而且今天我已受了創傷！然而

「崎嶇曲折的山道啊！

我謹慎而又忍耐的舉着我的步伐

跨過你險阻的胸膛，

我的足有時被石尖和劍鋒刺破

血珠像層層級的鮮紅，

可是我愛你啊！山道，」

或許我走路的姿態拙劣，也許走得太慢，可是我不停止，更不折回去，我要持高勇氣來衝……………

現實給我許多興奮和悲憤，我不能讓它們壓在心裏，我要盡情的歌頌，我要大膽的詛咒，我要甚麼要沉默呢？我有腦，我有耳朵，我有眼睛，我有喉嚨……………

世界上

「最可憐的是癡子

和瞎了眼睛的人，

所以，能够走路的人能够
有眼睛给人观察吧！
世界上

「最痛苦的是哑巴
和折断了腿的人，

所以，能够呼吸的人要呼吸！
能够走路的人要跑步！
谁也不能阻挡我了，
因为

「你是大地的血脉，
不能被人把你割断，
人们靠着你——
达到理想的彼方，」

我的同行者寄因，之原和鹤男兄，他们给我许多帮助，给了我许多鼓励，使我走这一段崎岖的登山道；而今，踏上了他们伸展了的公路了。

走在我前面的睦夫、林山……等兄，他们在前面为我指引和鼓舞。夏知先生对本团所尽的劳力，感谢、招待……等兄的援助，我應該在這裏感謝他們，我深深的感觉到友情是如何的温暖啊！

而今，正值張季秋變的時候，這個樂子有出版的機會，我就當它是「里程碑」吧！其他的話必不在此贅言，祈走在前面的先生們指正，橫豎我正在「途中」，我希望它不會被冰冷的雪壓在下面！

殘冬微盡，春風將來了，謹以本集呈獻給春天，呈獻給在與寒冷戰鬥而生死不明的戰友……

一九四二。一。三十。於桂林。

木 刻：陳 賢 隆

途 中	
作 者：	野
總經售：	桂 林 白 虹 書 店
定 價：	一 元 五 角
出版日期：	一九四二・四・十五・
印 刷 者：	廣西省立鐵工訓練所印刷科
版 權 所 有 者：	羅 印 必 究

廣西省圖書館藏書在處書庫字第〇八六號

